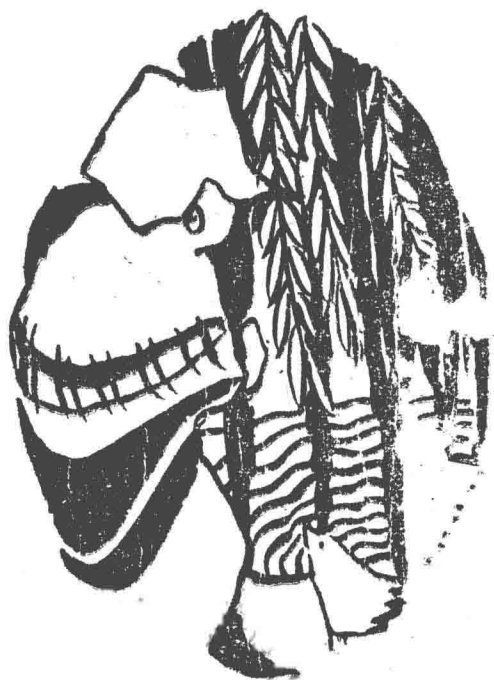




心譚

第一集

黃仲蘇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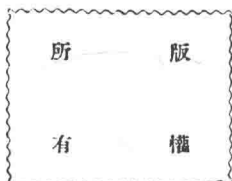


心 譚

集 一 第

著 蘇 仲 黃

中華民國十六年四月付印
中華民國十六年五月出版



著 者 黃 仲 蘇

出 版 者 光 華 書 局

印 刷 者 光 華 書 局

總 發 行 所

光 華 書 局

上海四馬路

謹

呈

吾

友

宗

佑

自

華

譚 心 第一集

目 次

問心(代序)·····	一
忠告·····	七
林琴南先生·····	一三
晨星·····	一六
過去與未來·····	二〇
同情·····	二二
長空獨嘹唳·····	二五
沈寂中的細碎聲響·····	二九

作品與作家……………三七

紗衣別墅的主人翁……………四四

詩人那馬第勒評傳……………五五

詩人微尼評傳……………三三

最近法國五十年來文學之趨勢……………五一

附錄

太戈爾詩選譯……………八一

問 心

心啊，你祇管着我身體的血之循環。

那兒還該有什麼意志和情感？

但是你又真有些知覺，

唉！你究竟爲的是什麼？

就是海，也有時波平浪靜，

何能似你這般思潮洶湧，沒個安定？

有什麼不平，

風也似的長嘯，時時引出你那不忍聽的哀吟？

就是琴也要有人彈着方才透些弦音，

何能似你這般悲聲大放，不絕的長鳴？

你莫非念着那些和你一樣苦悶的民衆？

但是你力竭聲嘶，也要有人肯聽！

就是月，也有短時期的完滿，

何能似這樣於美不足，始終虧缺？

你何所留戀，

一味的對着這物如的世界啼，笑，乞憐？

就是鳥，也有時停了歌唱，止了飛翔，

何能似你這般引吭高歌，長征不倦？

唉！你爲什麼歌唱？

喂！你究飛向何方？

你雖是缺乏勇力，

然而非楓葉，

西北風一緊，

爲什麼便這樣的戰慄？

你可看見院中的梅花，

雖然是雨雪雜下也還耐寒挺立，

帶笑含葩？

我要打破煩悶之獄，

你爲什麼不助？

我未曾狂飲青春之酒，

你何由而醉？

你病了麼？

却又未曾停止歌聲，

你無病麼？

何苦呻吟！

生命既是永無安定，

你可是也永不寧靜？

你迷戀着生命的一切，

難道你就是一切的生命？

十四，八，二十。

忠告

我每讀蔡邕古辭『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爲言！』這幾句詩，終不能無所感慨。

最近數年來國內文學批評界及創作界，雖不得謂之十分的消沉，但實在遠不如我們所期望的殷切。批評界除了一些無謂的爭辨，放縱的辱罵以外，竟無絲毫的建設可以使我們心慰。創作界固然有些可觀的作品，但新進的作家大都不如那般成名的作家之奮發努力，稍有成就，便忘其所以，他們實在將天下事看得太容易了。

我對於國內目前這般勇於嘗試的文學作家，常常抱着一種比較正確的態度，和十分熱烈的希望：

讓他們有充分的自由，去觀察人生，了解人生，讓他們有充分的自由將他們所觀察的所了解的全部都在他們的作品中表現出來。

我對於他們的要求祇是：

他們的理想能夠光大他們的藝術，他們的藝術能夠表現他們的思想。

以我和許多青年接觸的經驗看來，我敢說現在這般嘗試的作家，十之八九是不用功的，不僅是不肯注意的觀察宇宙間一切現象，並且也不願好好的讀書——他們非常的忽略中國文學作品的溫習，基本科學的培植，及外國語言的預備。他們最歡迎的是報章雜誌中所披露的小說，或短詩；創造慾的熱狂往往超過他們創造的能力，不能自安於沉寂，同時對於自己或他人無意義的喧嘩又復不知厭倦；不願意摹仿中國已往的文學作家，但是他們並不厭惡那般抄襲外國文學作品的作家，甚至於將那些作品當爲範本，又從而摹仿之，抄襲之。他們將個人的經驗與中國古學作

家辛苦的作品一樣看待，以爲這些都是不值得注意的，也不必顧慮的。他們目前還沒有想到這種生活是虛偽的，並且毫不懷疑的，毫不羞恥的，過着這種很遲緩的自殺生活。

我們如其相信創造中國新文學的責任是擔負在我們的肩上，我們至少應該明白『未來便產生於現在與已往之中』——這是法郎士 A. France 的名言。

我們是中國人——我們雖是生在二十世紀的中國人，然而不能和我們的歷史，環境，與時代隔絕，完全不發生關係，假使文學，也和其他的藝術一樣，是含有社會意義的，是表示民族性的，我們便不應該忽視本國古代文學家的作品。我們本可於此得着許多藝術的啟發，和精神的感興。我們擁有極豐厚的遺產，又何必現出窮措大的醜態咧！

我們也承認介紹外國文學是革新本國文學的一種極大幫助。但是舉目看看現在

國內譯述界，真有欲哭無淚之概。他們不必研究原作品，祇要買着幾種歐美或日本人所著的批評書籍，便可以夜郎自大，冒充內行的今天介紹這位某國的大詩人，明天批評那位某國大戲劇家，今天忙着編什麼叢書，明天又忙着編什麼小說史，什麼戲劇史。這種辦法自然不能使國人對於外國文學發生濃厚的興趣，感得深刻的印象。這實在是因為他們將原作品固有的意義與價值損失得太多了，並且也沒有將原作家的思想和藝術懂得十分透澈。

還有許多外國文法沒有懂得明白，便毛遂自薦的擔任了翻譯主要作品的重大責任，創造過報曾經爲這般不自度量的譯者做過許多糾正的文字。

以上這些人究竟還要費點心力去工作，最討便宜的莫過於那般襲取別人作品中精粹的議論，以裝飾自己門面的著作家。他們買得一本新書，或舊書，便如同是得了秘寶似的。他們或許沒有想到這些議論都是人家心血的結晶，——引用了別人的

文字而不加以聲明，便是竊取。我們莫要小看了這件事，這是中國現代著作界人格的破產之先兆！

其實，最好在沒有十分懂得別人的原作品以前，我們最好耐着性兒多用些研究的工夫，不要急於從事翻譯——我們自己如其沒有將原作品中的事實，原作者的思想和藝術懂得非常透澈，譯成中文以後，又如何能求那般不懂外國文字並且勤勤懇懇費了精力，時間，和金錢去讀我們那些不成器的譯本之了解呢？至於外國語文法之精通，及本國文辭句之優美整潔，本是我們必備的條件。

在沒有讀過某位文學家的原作品以前，我們最好不要輕於信任別人批評這位作家的議論。至於看了這種介紹的文字便大放厥詞的批評這位作家，（其實並沒有讀過他的原作品）更是妄誕得可笑！試想我們自己已經是在假充內行，捕風捉影，又何能使不懂外國文學的讀者了解這位作家的思想與藝術呢？目前在中國做個介紹外

國文學的評論家本是件極容易的事，但是這種自欺欺人的生活真能安平閒靜無所動於中的長此過下去麼？

我個人始終承認文學是不應承受任何主義之拘束的。尤其是在目前我國新文學的創造時期中誰也不應該引用某種主義來引誘一般青年作家，或妄想控制，且進而操縱我國文學的趨勢，這實在是件不必，也不可能的事。

我們最應尊重的還是文學作家個人的經驗，如其他們所看見四週的景象確是不安寧的，非自然的，受侮辱的，被壓迫的，同時他們由這種環境所感發的心情是苦悶的，煩惱的，哀愁的，或憤怒的，我們總希望他們能够代表民衆，將這些苦境，愁情，描寫一下，申訴一番。

我們大家都在同樣的情境中啊！苦悶籠罩着生命的一切，煩惱好像是我們永久的侶伴。受侮辱的反感決不止於哀愁，或憤怒。我們也明知低微的呻吟絕對不能減